

金剛上師戴德

傳授
編撰

一切如來心
秘密全身舍利

寶篋印陀羅尼簡儀

(增廣再版)



戴德金剛上師

序

官

再版新序

释迦牟尼如来在正法当年，自导自说此殊胜奇妙大法。

世尊于丰财园道场礼古朽塔而泫然垂泪，涕血交流。泣已微笑。……

可见宝篋印咒经塔非同凡响，不是一般法藏可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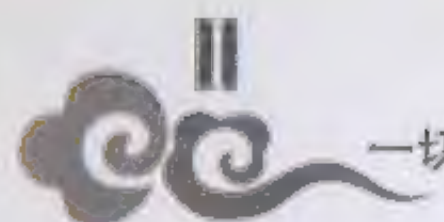
三千年前，如来特为今天末世众生演说大法，并为末世业重障深众生，深藏这部济世良方。

戴德于文革初年，多方收购佛典古籍，一片愚诚，感得如来奇宝。在发心修焰口施食救济患难众生时，竟获得宝篋印珍籍。

当年以宝篋印咒加持施食仪轨，收获意想不到之奇效。

从此窃自修习，倍加珍爱。

文革蒙难于非人虐待之三恶道环境中，竟蒙如来垂怜，赐予宝篋印修持诀窍。



平反后，继续修炼，未敢疏忽。

五十年精勤修持，近十年喜闻全国各地传诵宝咒之声。

“若不说法度众生，是不名为报佛恩！”

时值己丑2009年，我终于完成《宝篋印陀罗尼简仪》初稿，付梓印行，一畅我历年报恩心怀。

《佛医网》公布信息，凡来电来信求索者，一律免费邮寄到家，邮费亦由我担任。一种欢快心情、酬恩心态，难以表述。

如来先哭后笑，末世众生虽处千灾百难，但幸有妙法，如来庆幸而笑。

2014年，在各方善信支持下，各地宝篋印同修们会聚北京。在《佛教在线》礼堂，召开《宝篋印全国交流会筹备会议》。时在10月，会期两天，顺利结束。达成协议，决定年后召开全国宝篋印交流大会。

筹备会议结束不久，我们就初定全会将于河北廊坊×××寺召开，寺庙住持与本人谈成协议，在场二三十人秉着弘法热忱，还写了决心书，大家签名保证。

时过境迁，万事瞬变。由于发生种种因素，会址必须改变，会期只好顺延。

2015年，经多方努力，终于在弟子融兴的努力下，把会址移到祖国七彩春城，择期在2016年3月下旬召开。

我即使事务再忙，也必定把《宝篋印》再版在会前出版发行，让参与者人手一册、共享奇珍。

总结第一版本书存在的缺点，在二版中必须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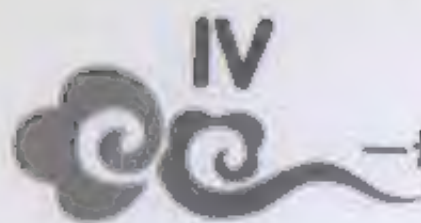
“文字大小”是明显的缺点。

2012年，云南有六七位七八十岁的居士特别到上海来表达学宝印的心意，提出我们年老人看书觉得文字太小。

为此，再版出书之前，我决定字体加大，行间增宽。

尤其重要的，在再版中，我决心把如来秘授的所有宝篋印各种法宝全部公开（有些修法仪轨需经灌顶方显灵验），修法仪轨都尽量详细解说分明。

由于宝篋印经咒的功德殊胜超越，如果把此



法与寿固金刚孙景风老居士的《中有教授解脱密法》等法融为一体，俾冥阳获利。

戴德经几年的悉心研究，认识到这其中学问很深，为生死大事，更宜慎重更慎重。

我计划今年2016年到2017年，把中阴与宝篋印融合的成果和存在的重大疑问，斗胆披露以奉献同修。

正值2016年元旦的到来，2016年喜事颇多。

第一件喜事就是迎接《宝篋印全国交流会》的召开。

戴德不辞辛劳，尽快将再版写好，奉献宝书，迎来大会的召开。

戴德 乙未冬月2016.1.1
上海 莘庄 佛医小居



附：

原序

释迦世尊四十九年说法，三百余会。凡金口所说，皆稀世珍宝，吾人如同进入宝山，遍地珍宝，既不该空手而回，又无法重载而行，当抉择其最适用者为求出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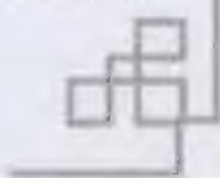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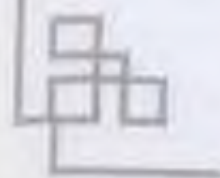
末世众生，唯求出离娑婆，往生净土，方为直捷妙法。戴德修习佛法数十年，惭无成就，然能坚执：仰仗弥陀大愿 信愿求生净土一法决不舍弃。

由于当今末世众生业障深重，自致障碍，解脱遥遥无期。戴德鉴此实情，悉心参究数十年、逐步创立《显密兼修、即身生西》修持方法。凡佛弟子，必须下决心此生了断生死，做解脱轮回之大丈夫。除一心念佛克期求证外，尚需于如来宝山中抉择灵验显赫、无上稀有难得之珍宝，以期忏业解冤，神速臻效。

宝不在多，而在于珍；法不取广，而取于灵。

四十年前，戴德身处万难之恶劣环境中，偶择此奇妙咒法辅助焰口超度众生，竟然立显奇效。更不料，此法能在四十年后的今天全国广泛流传，几乎妇孺皆知。庆喜大法应世，末世有救！可以预见，《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经》理当大兴今世也。

戴德不揣简陋，不敢自秘如来密传，趁此咒法热潮之当机，戴德愿将此死生艰难之际世尊秘传宝篋印秘密手



目 录

第一章 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经

〈一〉 考证经文	2
〈二〉 宝篋印陀罗尼经咒宝塔 乃 末法时期救世妙宝	10
〈三〉 宝篋印陀罗尼经咒宝塔功德	17
〈四〉 宝篋印陀罗尼 受持方法	20
〈五〉 《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经》 功德略要提示	29

第二章 戴德上师 与《宝篋印经》

〈一〉 戴德修习《宝印经》之经历	36
〈二〉 戴德金刚上师 传承法系图	46
〈三〉 戴德在宝篋印弘传经历中的重要人物	47
〈四〉 宝塔咒功德颂	90

第三章 戴德公开《宝篋印》内密 修法

〈一〉 经咒全名的简称	94
-------------------	----

印公开传授，并广传《宝篋印陀罗尼修证大法》。

本法公开传授宝篋印陀罗尼手印，举世无双，万劫罕遇。有缘值遇者幸自欢喜，幸自珍重为祈。（附注：如能请求允承，由戴德上师亲授灌顶的话，那修法更增殊胜、灵验！）

戴德又编撰甘露水简仪、度亡简仪和百求简仪，以本人四十余年修持经验集汇于四种大法及装藏、佩戴二法之中，普度传授中国及世界各国千秋万代众生。

各位同修当知本宝篋印修证大法乃希有殊胜密法。

鉴于人们忙于世务，为适应人们快节奏的生活，戴德将各种修法化繁为简，浓缩在十到十五分钟之内，以适应世务或家务极忙之男女老少。行者每天抽空十几分钟时间，修法一座，利益无穷，灵验不减。修法重在一心、诚心与大悲心。

《显密兼修》即是抉择密藏中的灵验妙法，辅翼念佛正行，超度历劫冤亲债主，扫清往生之障碍，以期毫无疑问地直趋净土，宝篋印经咒即此灵验妙法之一，戴德郑重推荐于世，祝愿当今及千秋万代之同修者，皆能即身往生净土！

决定往生，毫无疑问！

戴 德
己丑五月题于上海佛医小居



VIII

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简仪（增广再版）

- 〈二〉念经题的功德、等于念全经功德吗? 95
- 〈三〉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 修法 98
- 〈四〉《八段念诵观想修证法》 103
- 〈五〉上师五十年修持心得、公开传授、共登捷径 111

第四章 戴德普传《宝篋印》修法简仪

- 〈一〉宝篋印陀罗尼 修法简仪 126
- 〈二〉宝篋印咒甘露水 修证法 136
- 〈三〉宝篋印 诚求简仪 144
- 〈四〉宝篋印 度亡简仪 153
- 〈五〉焰口施食、心灵放生与宝篋印合修仪轨 161
- 〈六〉护摩火烟供与宝篋印 合修仪轨 176
- 〈七〉宝篋印陀罗尼装藏简法 189
- 〈八〉宝篋印陀罗尼佩戴简法 192
- 〈九〉驾车出行 1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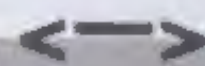
第五章 感应摘录

- 〈一〉有求必应 198
- 〈二〉消灾免难 220
- 〈三〉治愈疾病 245
- 〈四〉度亡 281



第一章

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 宝篋印陀罗尼经



戴德修习《宝印经》之经历

1. 我与塔 塔与我

我从小喜欢塔，每到一个地方，看到有塔，必礼必拜，必朝必登。

记得很小时候，有的庙里的塔始终不允许上去。我问：“为什么不让我上去？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上去拜一拜，看一看？”结果还是不同意登塔，我快快而退，心里很不高兴。

不管什么形状的塔我都喜欢，如：上海有名的龙华寺古塔，松江的方塔……有次去青浦，经过一个没人注意的古塔，塔破损得很厉害。我驻足观看：为什么这座塔没人修缮？里面供的是哪些佛菩萨等等，心里想得很多。

苏州虎丘山的虎丘塔有着千年历史。上世纪70年代正逢古塔百年开启，经过重新修整后，再把新的法宝放入重新装藏。在塔被重新封闭之前，很多人用珍贵的



物品供奉此塔，我也随喜此宏举。

我在杭州读大学时，多次登临六和塔。有次傍晚，我登塔，在塔内打坐，忘了时间。工作人员也没发现我，下了班锁了塔门。结果我被关在塔里，心里有些恐慌，我在塔窗高声喊人！没人理睬。好在最后被人发现，打开塔门。这是我登塔的一个小插曲。

扬州五亭桥的白塔，和北京北海的白塔颇为相似。再远再辛苦，我都会爬上去拜一拜、摸一摸这个塔。当然大多数宝塔只许遥拜，不允许登临的。

文革中，我家佛堂被抄。当时是不允许在家中供佛龛，哪怕最简单的佛堂都不可以供设。整个文革十年期间，我就用了一张丝绸照片，是杭州都锦生丝织厂织造的、诺那上师的庐山舍利宝塔像，代表全堂佛像，我把它张贴在佛堂的墙上。这样一张宝塔的丝绸照片，别人看了，以为是风景画，不会怀疑。这样一直到文革结束。

文革后，80年代我在国外，尤其在佛教国家，也是看到塔就心生欢喜！像斯里兰卡的寺庙必须拥有：释迦牟尼佛像、宝塔、菩提树，以上三件缺任何一样都不能算完整的庙。像泰国，也有许多塔。2014年，我到素有塔国之称的缅甸旅游，观摩了千千万万个大小佛塔，一畅胸怀。



2. 法缘殊胜 早年已学《宝篋印经》

我经常去法藏寺的藏经楼请许多法本，这些法本中就有《宝篋印经》。当我首次获读此经，深深佩服这部经，这个咒的威力如此威猛巨大！自己也在私自学诵，可是好多字不认识，其时在六十年代初。

我曾经于 61、62 年向持松法师请教过宝篋印陀罗尼。因为持松法师精通梵文，他逐句教我，把注音读给我听，持松法师还鼓励我说：“年轻人应该多学梵文。”经过他的灌顶传授，我得到了宝篋印的传授，当时是没有手印，没有种子字和观想修法的。

3. 文革开始 收买旧书 幸获《宝篋印经》

文革从 1966 年 7、8 月开始，先是搞轰轰烈烈的破四旧、立四新，每个人都有被抄家被冲击的可能，所以人人自危。

每个人都在检查家里有什么古书旧书，尤其是孔孟的、传统的、道教的，更多是佛经方面的书，都被划入四旧。

因为放在家里不太平，如果抄家时会增加罪名，所以很多人纷纷把这类书拿到废品回收店出卖，价格很便

宜，记得回收价格 3 分钱一斤。

乘此机会我和我的一个同修师弟谭德明，我们每天跑废品回收店。看到排队的人手里拎着各类书，如果发现里面有佛教的书，尤其是那种古版或线钉的，就由师弟出面，悄悄和对方协商：“我收你的书，3 角钱一斤！”

提高十倍价格，人家自然高兴。当然不能当面交易，就约在附近一个僻静的弄堂里交易。我们一般宁多给些钱，对方也乐得卖给我们。我们用这种方式收了许多佛书。

或许由于我们虔诚的保护佛典的善举感动了佛菩萨，很快有了回报。后来我才知道，我又一次发现宝篋印陀罗尼的书，就在这些回收的旧书中。

六十年代初，我在藏经楼曾阅读此经。文革中，寺庙都被破坏了，哪里去找？想不到收买佛典竟然获得此宝！

4. 焰口施食 自度度人

我那时的职业是医生，作为高级知识分子，要向工农兵学习，所以卫生局派我到一家大型机件厂去当医生。

这个厂是中央六机部领导的大型工厂，我在厂医院

里当西医内科门诊医生。

上班途中，需要从家里坐 12 路电车到外滩，然后再转 25 路车到杨浦区。在等车的时候，我经常看到黄浦江漂浮起的男女尸体，这都是昨天晚上跳江自杀的，被江水吞浮上来的。

当时我自己也处于患难中，每次看到这样的场景，心里很感触。看到到处被游街、跳楼、自杀的各种情况，有什么办法可以救度这些苦难的众生呢？我首先想到了焰口施食。我在佛教青年会参加了多年的蒙山施食法会，每周六晚上举行一次。有此经历，我就用这个方法开始焰口施食。

有位广东阿婆，是我多年的佛弟子。她修净土，也学过密宗，她全力帮助我举办焰口施食法会。

这位广东阿婆的天目很好，帮助我观测每次施食时有什么不足之处，便于我不断改进，不断提高，在原有的仪轨基础上不断进行调整。

很感谢她的无私帮助，使我的焰口法会越办越好，越办越顺利。所以我的焰口施食仪轨是在几十年的实践中不断改进而成的。

我从 1966 年开始放焰口。我发现放焰口时，如果

加念一遍宝篋印咒，来的众生就特别多，得到的吃穿也特别多，增加了许多的食品、物品、珍宝、法宝。以后呢我就念三遍、五遍，众生来的更多，施食中不够食用的话，就更多念几遍咒。当年我曾就这部经询问了好几位出家师父和大德居士们，都没有人知道，很多人连这个经名都没听到过，更没人会念。但我相信这个经咒的威力之大不可思议，我把这个经咒传授给我的师弟和好几位同修，如马彰华上师等，我经常和他一起放焰口，每次法会上总要加念宝篋印咒 3-5 遍。

5. 默背宝篋印咒 不幸遭到怀疑

我记得刚开始背这个咒时，因为经书不便携带，我就把全咒抄下来，还加了我的注音，写在一张白纸上，放在医师白大褂的上衣口袋里。

当年我在医院里做西医门诊工作，只要暂时没有病人，我就悄悄取出这张纸，偷偷地背。曾有人问我：“戴医生，你在看什么？”我总是一笑置之。

有一天我拿着写咒的纸，正全神贯注背咒时，一个青年人突然从我背后把这张纸抢过去。他看不懂里面写着什么，就把这张纸上交领导，领导也看不懂内容，就

找我谈话。我担忧他们会联想到密电码暗语之类，就如实相告：我信佛，这是佛教的一种经咒。不知道领导信不信，这张纸就被没收了。从此，我又多了一个不接受改造的罪名。

因为我的家庭出身属于资产阶级，家父一向主张“实业救国”。他从一名学徒开始，奋斗几十年，做到老板，开了两家工厂和一家商店。文革时候，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也受到了冲击，被抄家，没收了许多认为是四旧的东西。

由于我本人，一来出身不好，加上又是大学生（臭知识份子）。我看的古书比较多，喜欢诗词古文，他们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一套，一种复古的思想、守旧的思想，再加上我又信佛教，认为我不接受改造。

6. 文革遭难 受囚禁 拯苦救难 为众生

1969年，我的一个邻居小杨想去香港探望母亲，曾经偷偷地告诉我。结果此事被别人想立功而检举揭发，领导部门上纲上线，定义了一个‘叛国投敌集团’。因为小杨很听我的话，那我就也成了‘幕后策划人’，甚至把小杨的父亲哥哥都拉入这个他们定义的集团。

当年夏天，我被隔离审查。以后又由于“拒不交代”，不但没有被落实政策，而且升级进拘留所，作为拘留审查。

我那个时候可谓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万念俱灰，生死两难！转念反省自己或许是我宿世多生以来所造的三恶道的报应，这样一想，我就一心放下，开始生死闭关，每天背诵宝篋印陀罗尼和许许多多的经咒佛号。

在我最危难的时候，在生死两难的关口，在那样脏臭如地狱般的处境中，我的心一直在默默地念佛持咒。想不到，佛菩萨的感应特别灵验，前所未有的灵感慈悲！在我梦境中，清清楚楚的授予我许多密法，许多陀罗尼和手印，其中包括宝篋印陀罗尼的念法、手印和种子字，并慈悲地叮嘱我：“拯苦救难”。

所以我虽身在牢狱之中，心中还是泰然，我知道我将来肯定有前途、肯定要弘法。从那时开始，我树立了信心，初步构思了将来弘法的蓝图。

7. 释放平反 又出国 不忘弘扬宝篋印

在林彪事件一年以后，我被无罪释放。我记得那一天是1972年10月10日，正是辛亥革命纪念日。我的

单位给我彻底平反。上海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公开给我彻底平反。在医院，在所住的街道都张贴布告，甚至在我姐姐的单位也发出通告，不仅恢复了我在原单位工作，也恢复了 my 医生职务，还补发了我在审查期间的所有工资。到了 80 年代，我自己开诊，开设私立中医诊所营业。

1986 年，我以教授身份应邀去斯里兰卡、泰国讲学。虽然事务繁忙，但我对宝篋印的修持和弘扬的愿望从没有减少。

那个年代印书还不是很方便。我曾经想买一台油印机，自己来印宝篋印经咒和其他经书。但买油印机要单位开证明，结果偶然在苏州一家店里看到有卖，而且不用开证明，我立即返沪拿了钱前往购买，然后把机器扛回了上海。

我印了一些好的佛教文章，如《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解释》、《改造命运法》和《莲花生大师传略》等，还有《宝篋印陀罗尼经》等给大家结缘。

8. 政府动迁到莘庄 继续研究宝篋印

1996 年，我家动迁。当时 150 万居民从市区动迁到外环以外，我家因为地处淮海公园南面，也被圈入其中，虽经过辛苦坚持，仍被动迁到莘庄。在莘庄，我找到一位刻印章的师傅，请他刻一个宝篋印陀罗尼全咒梵文的印章。但是他从来没刻过这样的章，索价很高。我说只要刻得好，字看得清楚，价格高些无妨。以后又刻了第二个，用来在黄裱纸上盖宝篋印陀罗尼咒，以便在放焰口时焚烧给幽冥众生和三恶道众生，使它们也可以得到宝篋印经咒的加持，可以离苦得乐。

经过长期考查，我知道杭州的雷峰塔，就收藏有宝篋印陀罗尼这部经。雷峰塔里面的每一块砖都刻着宝篋印的全部经咒，包括咒文，还有图画。

因为雷峰塔于 1924 年（民国十三年）倒塌，塔砖也被一抢而空。好在浙江博物馆还保存有完整的雷峰塔砖，我多次前往博物馆，带着放大镜去仔细观摩。确实，雷峰塔砖每块砖刻的是完整的一部经，唯一的遗憾是宝篋印咒不是梵文，整部经也全是汉文。

应慈老和尚

应慈法师(1873-1965)安徽歙县人,俗姓余,字显亲,自号华严座主。

师毕生以弘扬华严为职志,以参禅为心宗,倡刻《华严经》三种译本、《华严五教章》(法藏)、《华严大疏演义钞》(澄观)及《法华》、《楞严》、《楞伽》等诸经疏。

他是佛教界一位爱国爱教的高僧,抗战时期,多次拒绝敌伪请他主持法会的要求,其民族气节,为世人所称颂。

主要著述有《心经浅说》、《正法眼藏》、《八识规矩颂略解》等。

应慈老法师是中国佛教会会长,他是华严宗的大德,平时常居在上海沉香阁寺。1954、55年,我有幸去拜谒这位应慈老和尚。因为他严重失聪,年纪又大,那时90多高龄,平时不接待来客,但我去,他特别高兴,我们用笔谈。谈到后来,他命令他的弟子,去拿柜顶上的一个木箱子,打开里面是红色请帖,他就用毛笔开始写,这时两个大弟子在一旁看了,说:“师父,你十年不收徒弟了,怎么今天收了?”我赶快跪下磕头。旁边一位大弟子不高兴了:“我们服侍师父五十几年了,怎么这位小师弟的辈分和我们一样大。”但应慈老和尚也不听她们的。

我记得应慈老法师圆寂于沉香阁。临终前,我天天去看他,直至他圆寂。

持松法师

释持松,俗姓张,法名密林,字持松,学密后号入入金刚。又以私淑玄奘大师,自号师奘沙门。清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生于荆门直隶州沙洋镇。

持松性情沈静,凝重寡言,契合世出世法,圆通显密二教。

他通日文、梵文,且善诗能词,兼通书法,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有《华严宗教义始末记》《密宗通关》《大日经·住心品撰注》《金刚大教王经疏》《金刚界行法记》《真言宗朝暮行法》《密教图印集》《三陀罗经》等密乘著述,及显教著作《摄大乘论义记》《观所缘缘论讲要》《因明入正理论义解》《心经阐秘》《般若理趣经集解》《菩提心论撰注》《释尊一代记》《梵语十字文》《奘师文钞》等。

持松三度留学日本,一生弘传东密,开坛灌顶,讲经著作,深受缁素两众的尊敬。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持师住持静安寺如旧。1953年,在静安寺设真言宗坛场,复兴我国久已失传的唐代密教。同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持师被选为理事。1956年,当选为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是年十一月,随中国佛教代表团,参加在尼泊尔举行的第四届世界佛教代表大会。1966年「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开始,静安寺受到冲击,僧众被迫离开寺院,74岁的持松老和尚亦不例外,文革期间的的生活情形,因资料缺乏,不得而知。1972年11月16日,持松法师在上海圆寂,世寿79岁。

我虽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经常亲近持松法师，但已经太晚了，因为我后来才知道，持松法师住的地方和我家很近。持松法师住在淡水路的圣贤寺，他三次留学日本，各地讲学，回到上海，没有住的地方，还是他的老朋友，佛教界法相宗的权威欧阳竟无老居士请他住到淡水路的圣贤寺。持松法师很感激欧阳老居士的雪中送炭，这样一住就是20年，而我出生就在太仓路，却也到很晚才得以亲近他。

当时我仰慕持松法师的大名，他曾经东渡日本，得到第二十五代铁塔传承，而且听说他的佛法根基很好，显密精通，书法也特别精湛。

我在57-58年之间曾经毛遂自荐写信给他，结果没有回信。我就亲自骑着自行车前往拜访，到了他的方丈室，有一位管方丈室的老工作人员，我说明来意想拜见持松法师。

他说：“法师不在，出去了。”

我追问：“到哪里去了？”

他答：“不知道。”

我只得快快而回。

过几天我再前往，他还是同样的回答，有时说开会去了，总之就是不在。（几年后我才知道，我这人太不懂人情世故，其实应该给红包。因为我不懂规矩，吃了许

多次闭门羹）。

后来我终于得到持松法师的回信，很高兴。我拿着信得意洋洋，这位工作人员只能让我上楼了。

持松法师很慈悲，平时沉默寡言，但看到我时话还多，以后每次修法，经常叫我参加。每年冬季的护摩火供法会，我也一定参加。

我又介绍我的婶婶、堂妹也去拜师父，他都接受。

持松法师赠给我两件宝物：第一件是纯金的释迦牟尼佛像，背面篆刻了六个字“日本镰仓国宝”。当时给我时，好多师兄弟都争着看，非常羡慕师父给我这件宝物，说师父太看重我了。另一件法宝是水晶佛珠108颗，每7颗有粒蓝珠，最大的一颗垂着流苏，中间有日本空海大师的像。可惜这两件宝物在文革破四旧时都被抄走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政策，邓小平有命令，凡是贵重的东西一定帮助找到，找不到要照价赔偿，但是这两件东西都没找到，也没得到赔偿。我心里很懊恼、很气愤，但后来得知持松老法师在静安寺苦心经营的密宗坛城曼陀罗，也全部被红卫兵毁掉了，我的与之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当时心里非常无奈。

我经常在法藏寺的藏经楼请许多法本，这些法本都

是可以结缘流通的，其中就有《宝篋印经》。我曾经看到过这本书。看了后，深深崇拜这部经，这个陀罗尼的威力如此威猛巨大！虽然好多字不认识，自己还是要学。我曾经于1961到1962年请教持松法师，因为持松法师精通梵文，他逐句教我，把注音读给我听，慢慢我就熟练了，顺便我也请持松法师给我传授此咒，当时是没有手印，没有种子字和观想的。这之后，持松法师还鼓励我年轻人可以多学梵文。

持松法师圆寂于1972年，听说他圆寂前生病了，因为没人告诉我他的情况，所以我也没去看他，直到圆寂以后我才与他的家属和他的弟子，一齐到常熟兴福寺拜祭他的舍利灵塔。兴福寺是他的祖庙，还有应慈老法师的灵塔，应慈法师也是持松法师的师父之一。

教幢居士 寿固金刚 孙景风

我认识孙老，也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60、61年左右。当时上海很多老居士感到观音灵感托梦，受观音指点要培养一位佛教的接班人。那时大家得到观音的梦示后，就一致公认我是他们所要寻找的年轻人，大家相约每个星期给我上一天课。每位大德居士都把他生平最好的学说交给我，禅宗、密宗、天台宗、华严宗、法华宗、唯识宗，各种宗派的大德都会来教我，我真的觉得自己富有四海，佛法的大海啊！……其中我也认识了这位诺门传人教幢居士寿固金刚孙景风老先生。

这位老先生平时很少出门，闭门深居。他家住在上海海宁路890弄XX号，每次都是我登门拜访。有时我一周去二次，当时也没有电话手机方便联络。每当我敲门，他总是在家，从来没遇到他不在家。

他家在楼下，客厅很大，长方形、较深。这个房间有个特点，摆满了藏密的法器经书宝物，家里平时只有他和他太太两个人。孙老先生看上去很像藏族的老喇嘛，圆圆的面孔，慈祥的眼睛，鼻子又大又圆，声如洪钟，发音很响亮。我一直记得他在解说《心经》最后的一个般若咒时，他经常喜欢讲这一段，也说明密宗和显宗没有大的区别，他说这个般若咒实际是密咒。他读给我听，

像男中音一样，声音很沉，到现在想起来犹觉余音缭绕。

他的左眼有白内障，看不清东西，他从来不到医院去看。他问我有什么方法，我曾经说过肝开窍于眼，眼睛有病很可能是肝火太旺。我给他查了一下，曾经教过他一个方法，文殊菩萨有一个呼吸法，观想吸进白光到眼睛四周，然后眼睛里边的黑气火气浊气都被吐出，这样每天做。他听了很高兴。

他的太太非常和善，她经常谦躬着身体，每次送茶后就到里边的房间去了，所以我从来没有仔细端详她的面容。

孙老教我很多法，他是诺那上师的传人，又是诺那上师的翻译者，他精通藏文。当孙老考察我的根器后，由他代替诺那上师，用诺那上师的发塔和骨塔给我灌顶，因为诺那上师说过，这两样东西就代表他本人。

说起来，我和诺那上师很有缘，我在五十年代就看了诺那上师的各种法本和诺那入门普传经咒，我都非常熟悉，这些法本大都来自法藏寺的藏经楼里。我供奉诺那上师法像、向上师顶礼求法、就按照法本修持了，我自己认为这并不盗法。

自从遇到孙景风居士后，他代表诺那上师，亲自给我灌顶，并送给我诺那上师亲笔写的卍字和各种各样的

手抄本。

关于《中阴得度法》，孙老口头告诉过我，他跟随宝喇嘛师父，宝喇嘛在沙漠里骑马骑骆驼，他也跟着，但是师父挂在身上的一个皮包即使睡觉也不拿下来，从来不让别人翻动。一直到宝喇嘛圆寂后，作为弟子整理遗物，才得以打开皮包，看到里面两本书：一本是颇哇法，一本就是《中有教授见闻得度秘法》。

1964、65年，农村四清工作开始，孙老预计到将有大乱。他私下跟我说：“估计过两年会有大的灾难，我并不担心自身和家庭，但是我顾虑有好多密宗的法宝，诺那上师的法物，亲笔的手迹，怕到时遗失。”他把心里话告诉我：“我考虑有两个朋友可以受委托，可以把法宝藏在他们家里。一个就是你，另外一个也是青年，但那位身份是共产党员，这党员成份比较有保护作用。”

他讲给我听时还没做出决定。当然我自己也知道，我家庭出身不好，如果有灾难很难保全这些经典。果然到1965年，文革还没有开始，他就决定把所有法宝藏在那位党员身份的青年家中。但世事难料，那位青年后来也受到冲击，被抄家了，好多的法宝法器散失殆尽，万分可惜！

程宅安阿闍梨

程宅安居士，四川人，持松法师皈依弟子，上世纪二十年代时即受灌顶。后又随日僧东渡，依丰山派新义真言宗权田雷斧学密，得传法阿闍梨位（曼殊揭谛先依高野山古义真言宗的金山穆韶后依权田、王弘愿依权田学新义密法），归国后著《密宗要义》一书。

程居士修持严谨，他的家境不是很好，膝下两位爱女都是佛门弟子，也是持松法师的皈依弟子，经常在静安寺持松法师的坛城义务做事。她们名字：其庄、其芝。程宅安后来境况欠佳，其女其芝在静安寺密坛修法时常来助修，因其无工作，也未结婚，除向持松上师求法外，生活上也常得到上师的照顾。

程宅安和持松法师一样曾经东渡日本，受教于日本的大寺庙，应该和持松法师同辈。但他谦虚好学，又皈依在持松法师门下继续深造。我的宝篋印陀罗尼授之于持松法师，然后程居士也对我十分关心，并给予很多教益。

程宅安居士，我没碰到几次，印象不深。但最奇怪的是，我在文革期间，被关押在拘留所时，程宅安居士梦中加持我，特地授予我密咒的修持方法。试想：在这种环境中，简直处于地狱之中，竟会得到这样的加持，这真是感恩不尽。或许那时他已经圆寂。所以我的法缘特别好。

沈子豹阿闍梨

沈子豹是贡嘎上师的弟子，他和灵明上师，贡嘎老人（申书文）是同辈。

沈居士不求闻达，修持非常精道，他对贡嘎上师的法，修得特别严谨，而且很多法他都熟记在心，不需要法本，能唱能念。他家真的是家徒四壁，家里也没其他人，他独自一人修，非常清苦。他请我到 he 家里，教我学法，我从他那里，学了颇哇法。他每天教我，大约二周时间我开顶了，他向我祝贺，我请他在上海八仙桥吃顿点心。

马彰华上师

马彰华上师，祖籍浙江绍兴，生于1925年左右，年龄比我大十几岁。

他年轻好学，尤喜研究佛经理论。

1957年，在反右派斗争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生活也因此发生了巨大改变。右派分子分几种，他属于比较严重的，不但划为右派、监督劳动，还被判刑关押，到农场去劳动了几年。老婆和他离婚，有一个儿子，由他的其中一个弟弟在绍兴乡下抚养，当时老母尚在堂。

他刑满释放以后，因为没有工作，在上海没什么收入，就长期居住在绍兴城里，我记得他住址是绍兴试弄2号。

他弟弟任职于上海公安局，有套房子，留给了他。房子的地段很好，在市中心，成都南路长乐路口，离淮海中路不到100公尺。属于石库门房，前后楼两间，隔壁还有一间位于三楼的储藏室。房子很宽敞，属于他一个人，有时我们佛教开同修会，就经常借他的成都南路前楼座谈。他因为没收入，不太住在上海，虽然长居绍兴，但经常到上海来参加佛事活动。

我希望他能住在上海居住，由于他没有生活来源，我介绍他在云南南路金陵路口一家裁缝店当辅助工，虽然

工资很低，但是三餐温饱，晚上也可以住宿。裁缝店有两位师傅，男的我们称他邵师傅，是主要的裁缝，女的我们叫三宝阿姨，实际是老板，主要的投资人。

马彰华去那里可以做些辅助劳动，而且最主要的是邵师傅和三宝阿姨都是佛弟子，三宝阿姨还是我的皈依弟子。所以他有事就做，没事就可以打坐用功，又可以生活，又有安身之处，而且离开我家也很近，走路十几分钟。

这个阶段，他有空就来我家，帮助我做些弘法的事情。比如我油印弘法结缘的佛教书籍，他帮我一起印刷、装订，这是比较累的。他帮我一起油印过宝篋印全咒和相关文章。

有段时间，家中保姆请假回乡，他也会来帮我做些家务事情，他一点没架子，他很有善根，持咒念佛挺用功，感应也很大。

他也开了天目。所以我在放焰口时，他也在旁观察，尤其我加念宝篋印咒时，他说来的众生特别多，受益特别大。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1966年，我在访问云南南路孙女居士家里时，得以遇见灵明上师。灵明上师住的这条里弄，正好是邵师傅裁缝店的对面。

灵明上师文革逢难，红卫兵要她三天内报道。我就

不顾一切、主动承担下来、要为上师在三天之内、找到一个可以隐藏安居的居所，此外还要解决粮票、油票、钞票问题。

当我把灵明上师安顿在威海路一家居士家以后，我也介绍老马去拜见上师。老马很幸运能够经常亲近上师，闻法传法。

有一次他有事到绍兴，正好上师举行传法法会，那我就马上写信，还附了十元钱，请他赶紧回上海。他回来后告诉我，当时收到这封附有十元钱的信时，欣喜若狂，人都跳起来了。赶紧回到上海，参加法会。

我和上海佛教信众会的大德居士们的交往

我自幼喜佛，从小因为家乡风俗常去庙里做法事。中学以后，自己更常主动去庙里拜佛打坐听钟声。大学期间，我经常去法藏寺阅览藏经，假期里闭关打七。尤其在上海佛教青年会，我更参与了许多佛教的法事活动。

上海佛教青年会，早先位于嵩山路黄陂南路之间的宝康里，由陈海量居士等人发起，方志範居士等赞助。以后，随着参加的人越来越多，它被迁移到人民广场武胜路，一栋独立的二层楼洋房。

1955年，肃反以后，改名为上海佛教信众会。我参加了他们组织的精进组，法华组以及印光法师文钞讨论会和每周六晚上举行的蒙山焰口施食法会。

无论讲经、祝诞法会我都参加，并常去楼下的图书馆看书，我当时是信众会里比较出名活跃的青年学佛者。同时，我也经常去上海佛教居士林、上海圆明讲堂、法藏寺、玉佛寺、静安寺和龙华寺几大庙宇，参加各种佛教活动。

文化大革命时，佛教信仰成为一种四旧，很多佛像被摧毁，佛教信众会也关闭了。十年动乱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了各方面的新气象，佛教界也落实了宗教政策，寺庙筹备开放。那个时候，约70年代末80年代

初，一般大城市的寺庙总有一家开放了，如杭州的灵隐寺，苏州的西园寺都已开放，唯独上海的玉佛寺迟迟没有开放，因为上海佛教界的人才聚集不起来。

有一位佛教信众会的干部，他特地邀请我参加佛教协会的筹备小组，因为我对这位干部有些看法，所以一口拒绝了。他送我出门、跟我同行走了很多路，一路上劝说我，我还是没有理睬。

过了不久，佛教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居士，也是我一向敬重的老修行、老人家。他亲自上门来邀请我参加佛教协会的筹备小组。

老人家名为钟洁宇，法名慧成居士，我经常读他的文章，他在《觉有情》杂志中经常谈佛教，谈自己的体会。

老居士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全国各大寺庙都纷纷开放，上海连佛教协会都还没成立。我们不要计较佛教内部个人的恩怨，我们是为佛在做事……”

在钟老的劝告下，我终于同意参加上海佛教协会筹备小组。钟老本来带头参加，但毕竟年纪大了，92岁高龄、次年钟老生病住医院，我常去医院看望他。

上海佛教协会筹备组当时的任务：

1. 尽快成立上海佛教协会，选出会长和副会长；

2. 尽快开放作为上海寺庙的代表玉佛禅寺；

3. 重整僧伽戒律。

因为文革中，很多僧侣还俗，如今虽然落实政策，他们有的已有家庭、有子女，既丢不开家庭，又想到寺庙工作。所以中国佛教协会做出规定：要么放弃家庭，重新出家，可以进佛教协会，也可以做寺庙的方丈主持；要么以居士身工作，不允许“僧不僧俗不俗”的。

佛学筹备组做了很多好事，为文革中被错误划为黑五类戴帽劳动的法师们落实政策。

明暘法师

就是我们为他提名，打报告向领导申请。由公检法机关给他进行平反，脱去黑五类的帽子，把明暘法师从参加监督劳动的工场解放出来。后来，经过一阶段学习，请他担任龙华寺的方丈住持，上海佛教协会副会长。

明暘法师，爱国高僧，中国当代十大高僧之一。生于1916年，系福建闽侯（福州市）人，俗家姓陈，名心寿，号俊豪，情满怀。从小熟读四书五经，于十岁时随母听圆瑛大师讲《仁王护国般若经》。时年虽小，但已有所悟，便向大师要求出家，大师未许，直至十三岁落

发出家。著有《圆瑛大师年谱》、《佛法概要》等书。曾任全国第八届政协常委，中国全国政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佛教协会副原会长，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北京广济寺、上海龙华寺、宁波天童寺、福州西禅寺方丈，上海圆明讲堂主持。于2002年7月23日在上海龙华寺圆寂。

密参法师

他是虚云和尚的传法弟子之一，也同样得到了平反。他和明旸法师过去在沉香阁寺庙劳动。

密参上人，讳觉励，字密参，河北省安新县人氏。生于一九一六年农历二月二十五日，俗姓赵，名章印（小华）。自幼因父亲双目失明，家境贫困，没钱读书，靠外出打工来谋生。年二十一岁时，因缘成熟，于北京普德寺依瑞林和尚出家。二十四岁于北京广济寺受具足戒。受戒后亲近当时北京一带最有名的宗门大德，北京弥勒院的真空老禅师。二十六岁南下到扬州亲近高 寺来果禅师。三十岁从扬州南下，至广东韶关云门寺亲近虚云老和尚三年。一九五二年，师父回高 寺后受来果禅师委派，到上海高 寺下院莲花寺任监院。自师任莲花寺监院后，高 寺一直未派他人前来接任，因此师于莲花寺任监院直至文革。文革期间，莲花寺被改为工厂，师亦被迫编入厂内，参加工作谋生。宗教政策落实后，师恢复僧籍，于一九七九年冬来到绍兴宝林山修建寂静茅

蓬，安心养道，接引后学。一九九二年九月初一午时，师世缘化尽安详示寂，享年七十七岁。荼毗后得舍利三百余颗，众弟子感念师德建塔于寂静寺后山，塔名寂照，碑文由南怀瑾先生题写。

真禅法师

真禅法师在文革中还俗，已经有了家庭。为了落实不允许“僧不僧俗不俗”的政策，他决心重新出家，放弃家庭，后来真禅法师担任上海佛教协会会长，玉佛禅寺方丈。

当时不仅佛教协会没有成立，而且连中共上海市宗教局还没有成立，所以我们的信件都由上海统战部统一寄送。我们开会的文件是由邮局送达来的，当时居住的楼房都是几家人家共用一个邮箱，而且是开放式的，信件虽然不能拆，但信封的封面内容邻居们一目了然。

和我一起佛教协会开会的有佛教界许多有名的法师和居士，譬如藏密的根造上师、密显上师都是和我一个小组的，居士中有陈钟福，徐恒志，郑颂英，倪维泉等。

真禅法师（1916～1995年）江苏东台人。字妙悟，别号昌悟。六岁从净修法师出家，十五岁受具足戒。先后

就读于东台三昧、焦山定慧、镇江竹林等寺之佛学院，及南京华严师范学院。历任竹林寺、上海玉佛寺和静安寺住持，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上海佛学院院长、上海佛教协会会长等职务。多次应邀至海外弘法，足迹遍及香港、西藏、印度、泰国、日本、美国等。为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在文化交流和慈善事业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佛学方面造诣颇深，对佛学推广发挥了积极的影响，除经常主持讲经法会外，还著有《玉佛丈室集》十册、小丛书若干本，另有大量的佛学思想与论文在海内外发表。

根造上师

和我一个小组，我们经常坐在一起交谈。他是藏密界的大德，但是文化大革命，他的寺庙精舍都被破坏了。说起他的菩提精舍，也是离我家很近，就在黄陂南路淮海路口，走路三五分钟就到，我经常路过，却从来没有进去，失之交臂，很惋惜。

在佛协会开会期间，根造上师还没有改为比丘相，他留得一头浓浓的黑发，穿着也比较讲究。他告诉我他住在常熟路150号，他每次邀请我去，我说我会去的，但总是因循未果。十分遗憾！

根造上师沉默寡言，小组里从不发言，而他的师弟密显法师，每次开会总是带头发言，洋洋洒洒一大篇，一讲就是十几分钟甚至半个小时。他的口才一向很好，过去在密宗开坛传法时，根造上师在上面灌顶授法，好多的密宗理论由密显法师来开导，这两人正好互相配合，一动一静，相得益彰。

我和根造上师确实有缘。不知过了多少年以后，有一年我受到悟道法师的邀请，再次登临普陀山。很巧，又碰到老朋友根造上师，我们事先并没有约好却同时到普陀山！由此相见分外高兴。他告诉我他即将受邀去美国，在美国建立密宗道场。离开大陆之前，他最后一站是去普陀山告别，因为他当年做小和尚的时候，是在普陀山出家，由普陀山发心，长途跋涉去西藏求法，得法回来，弘扬藏密，至今几十年。现在要离开中国大陆，到美国去之前，他一定要重返普陀，回忆几十年前出家时的场景。我正好在普陀山，也为他送行告别。

后来听说他在美国建立道场，受法弟子很多，在香港也建立坛城，1993年圆寂于国外。

根造上师是广东省潮阳县人，1913年（民国二年）出生。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因缘成熟，投入浙江省普陀山常乐庵，礼了尘法师座下出家。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春，根造与同在普陀山潜修的密显法师，二人结伴同行，赴西康学习密教。是年六月，根造、密显二师由普陀山出发，自上海买轮西上，抵达重庆。在重庆参谒云南丽江噶举派的督噶呼图克图，二人依呼图克图学法，得受地藏灌顶。

1951年，根造、密显二师，自西康回到上海，在《觉有情》杂志上发表有关康藏佛教的文章，介绍藏传佛教各派的概况。

1953年，根造上师在上海黄陂路成立「常乐精舍」，由密显上师负责讲经，根造自己负责传法修法；

1954年春，根造上师再次去西康。1955年元月10日，根造上师结束第二次入康学法，离开登柯县昂藏寺，动身返回上海，回上海后，在常乐精舍传法灌顶。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期间，根造曾遭受斗争，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改造。

这种苦难的生活过了十多年，十年浩劫过后，1983年，上海的明旸法师出任龙华寺住持，他邀请根造到上海，担任龙华寺监院，以此因缘，根造到了上海龙华寺，再度落发恢复僧相，担任龙华寺监院，并参加上海的佛教活动。

同时，南海普陀山普济寺，也请他担任普济寺都监。普陀山是他早年落发出家之地，此后他往返上海与普陀山之间。

1985年，应香港信众之请，携密显上师同往香港，传「大圆满心髓法」，弘扬宁玛派教义，二人在香港成立了「大圆满心髓研究中心」。根造上师于1986年抵达纽约，前后弘化六年。1987年，根造上师在纽约兴建「美

国大圆满心髓研究中心」，以此中心为美国纽约的永久道场。1992年因健康衰退，返回香港受在家弟子杨钊的供养，1993年6月1日，在香港养和医院示寂，世寿84岁。

郑颂英居士

郑颂英有一个大功德，就是在文革结束后，全国各地因为有许多佛像被损毁打坏，人们想恢复修建，有自己筹款或者要求拨款的种种请求，都会写信到郑颂英那里。他古道热肠，不厌其烦地对来信仔细分类，仔细回复，并把比较重要急迫的，及时写信给赵朴初。因为赵老和他有深交，所以这些事往往很快落实，修复了很多佛像，开放了很多寺庙，为佛教界做了很大功德。

他喜欢讲话，很活跃、幽默，常常滔滔不绝。我有时去他家里探望，他几个小时话不停口。郑颂英一向为人热情，他有一个脚行走不便，但他很热心，有时我们告辞，他还要送下来。虽然后来，我主动离开佛教协会，但我们之间时常走动、还有信息来往。他往生后的第二天，他太太打电话来，详细述说他的临终瑞相。

郑颂英居士，宁波镇海人，曾任上海佛教居士林林长。1917年8月11日（阴历六月廿四日）出生于浙江

镇海，2000年8月26日下午2时40分往生于上海市长征医院，享年84岁。主要成就：天台国清寺法物流通处建立；恢复上海佛教书局；巨资捐助上海净业孤儿院；中国佛教协会理事；上海佛教青年会副理事长。

徐恒志居士

我的印象里的徐恒志居士是非常忠厚老实、谦虚祥和的一位居士。平时很少说话，他写过一本书《念佛是怎么回事》。平时我们除了开会期间谈话外，也很少走动。大约2005年，他家有一位亲人去世，请我为他超度，我在家里用宝篋印陀罗尼加于焰口施食法事中为他超度，徐老来电致谢。

徐恒志居士，1915年出生，原籍浙江镇海，二十五岁正式学习佛法，到能海上师处受三归五戒，法名定真。于1953年受心中心密法阿黎灌顶位后，开始应邀为上海佛教青年会讲授佛法。多年来在国内各道场、学府宣讲。2007年3月5日安详示寂，享年九十二岁。

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

我受聘作为佛教分册的编委

当初中共中央决定要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其中有佛教分册，特地上海佛协会里邀请几位研究佛学资历较深者、聘作大百科全书佛教分册的编委，全上海不到二十位，我也受聘为编委之一。

关于寺庙卖门票的问题

佛教会成立以后，曾经为了玉佛寺开放卖门票的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

有人建议门票收五角钱，我举手极力反对。我说自古以来，寺庙开放，上从皇帝，下到乞丐，都可以进出寺庙，不买门票的，解放以后也没有门票。现在改革开放落实政策，人们好不容易等到寺院重开，为什么要买门票？我认为这是弊端的开示，所以我不主张买门票。很多人赞成，也有不少人反对。我的话都有录音记录稿，结果这个提案没得到通过。但在下次会议上，他们改变了策略，不写门票，改写“香火券”，因为寺庙大殿里不能点蜡烛与香，为了方便，借此名义，就通过了五角钱提议。

果然这弊端一开，几年后，门票从五角钱涨到一元，从一元涨到五元，现在一些有名的大寺庙，门票就要二百元，春节烧头香门票高达几万、几十万的都有！这就是五角钱的开端。凡是不合理的，我总要极力反对，佛协领导对我不是很满意，这也是我后来离开佛协的原因之一。

<四>

宝塔咒功德颂

前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戴德自从得到宝篋印经，邀马彰华师弟同修此法，后来马上师以修证心得编写《宝塔咒功德颂》，马上师说诵颂一遍等同读诵全经。

2008年马上师圆寂于绍兴，为纪念马上师弘扬本经咒之功德，戴德搜寻遗稿，并加修改润色，列于本书之中，马上师功德将与宝塔咒功德永传千秋！

宝塔咒功德颂

马彰华 上师 撰颂 戴亚杰 上师 修润

若人遇此宝塔咒	一切心愿悉成就
释迦见塔泪血流	丰财园中说因由
念咒等念恒沙经	前亿亿佛种善根
塔像藏咒成七宝	求愿即满灵应心
罪入地狱堕无间	子孙称名咒七遍
猛火忽变功德水	顶驻宝盖足登莲
其莲疾飞极乐国	位在补处福无边

釋迦秘傳
殊勝妙寶
自度度他
往生淨土